

# 一将难求

张正隆



毛泽东说:刘亚楼,你这是跟中央唱反调,另搞一套。

刘亚楼说:我这是坚持科学。

毛泽东道:是啊,就你刘亚楼讲科学,你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。

毛泽东生气了,刘亚楼请周恩来、罗荣桓、罗瑞卿等人劝“驾”。毛泽东道:刘亚楼喜欢说了算,空军就让他说去吧。

红校开设军事、政治和娱乐课。军事课讲授枪支构造、射击、刺杀,步兵攻防战术。政治课讲授社会发展简史,什么是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、帝国主义、社会主义。娱乐课主要学习吹拉弹唱,开展各种游戏。

学习4个月,毕业考试分三级。一级由教员考,合格后当班长。二级由区队考,合格后当排长。三级由学校考,合格后当连长。刘亚楼没费劲通过全部考试,被分到红12军3纵1营2连当连长。两个月后,升任营长兼政委。

参加正规红军前,刘亚楼曾在武平游击队担任班长、排长,再连长、营长应该顺理成章了。没想到这营长兼政委才个把月,就拐弯成了支队政委,接着是团政委、师政治部主任、师政委。

长征,红一军团2师为左前锋。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,率部血战湘江,突破乌江,取遵义,夺娄山关,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,多少好仗?军政主官,共同指挥,当然没错。却也分工不同,各有侧重,军政主官都在,哪一位是政委具体指挥的?怎么写?

1935年7月,长征到达毛儿盖,刘亚楼“改行”调任红1师师长。3个多月后任红2师师长(政委肖华),率部参加直罗镇战斗,再渡黄河东征。翌年6月入红军大学学习,毕业后任训练部长,改称抗大后任教育长,1939年4月去苏联学习。

关内8年抗战,刘亚楼基本都在苏联度过的。刘亚楼、李天佑、钟赤兵(军委1局局长)、杨至成(抗大校务部部长)等人,作为中共首批出国学习军事的专派人员,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——苏军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。

人与物,目光到处,都是异国情调,却是多少年来就心向往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。风尘仆仆的抗战军人,摩拳擦掌要大学一番,回国后大干一场。

刘亚楼,中等个头,英俊潇洒,精明干练,性格火爆。任空军司令员时,人称“雷公爷”。1910年生于福建武平县桃源区湘店乡大洋泉村,1927年冬从事地下革命活动,1929年入党并参加红军,不久即到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。

丁盛被送去公略学校读书,除了培养,还带种扫盲性质,刘亚楼就是明摆着的深造了。他读过两年私塾,又读小学、中学,之后又当教师——前面说过,那个年代,在红军中这就算大知识分子了。当时称作“红校”的随营学校,140多名学员分作3个区队,刘亚楼被分在2区队,任5小队副小队长。有个学员陈志刚,鼾声打雷似的,吵得大家睡不着,他就硬挺着,每天晚上等大家都睡着了再睡。有时晚上再轮班岗,上课就打瞌睡,有时还打起呼噜。教员火了,一巴掌抡起来,就被一只手在半空中抓住了。刘亚楼说:革命队伍,官兵平等,不许打人。

当时一些军官军阀习气,打骂士兵。那时读私塾要挨打,学徒要挨打,当兵更是家常便饭,“马鞭子打下好兵”,“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”。而这教员既是长官,又是先生,自然更是神圣不可侵犯。虽然这时古田会议已经召开了,反对极端民主化,反对打骂士兵,废止肉刑,可即便会议决议传达下来了,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呀。

教员怒不可遏,喝令:放手!刘亚楼道:放手可以,不许打人。反了你了。教员扔下句话:你等着处罚吧!处罚就处罚,刘亚楼才不管那一套呢。

1960年,中苏关系破裂,苏联撤走专家,军内外一大批翻译没事干了。空军有关部门也拿出一套方案,转业一部分,改行一部分,少数留下做外事工作。刘亚楼说不行,昨天还是宝贝,今天就成废物了?中国现在有多少翻译人才?指示有关部门举办英语、德语培训班,让翻译人员学习掌握第二外语,翻译外国空军资料。

## 10.脖子上插着一把刀

“这是我答应给你的钱——还有你,维金斯。”福尔摩斯把钱付给两个男孩,“好了,回家去吧。今晚你们已经做了不少事。”男孩接过硬币,一起跑走了,罗斯还回头看了我们最后一眼。“我建议我们到旅馆里去面对这个人。”福尔摩斯接着说道,“那个男孩,华生。你有没有觉得他在逃避掩掩?”“他肯定有什么事情不想告诉我们。”我表示同意。

我们三个走进旅馆。上了几级台阶,来到前门。进门后是一个公共门厅,没有地毯,灯光微弱,旁边有一间小办公室。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坐在里面的一张木椅子上,昏昏欲睡,看见我们,立刻惊醒过来。“先生们,他用颤抖的声音说,“我们提供上好的单人床,五先令一晚——”

“我们不是来住宿的。”福尔摩斯回答,“我们在追查一个最近刚从美国来的男人。他一侧面颊上有一道近期留下的伤疤。事情非常紧急,请告诉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。”

旅馆伙计不愿意惹麻烦。“这里只有一个美国人,”他说,“你说的肯定是纽约来的哈里森先生。他的房间在这层的过道尽头。他不久前刚进来,我没有听见一点声音,估计他肯定在睡觉呢。”

“房间号是多少?”福尔摩斯问。“六号。”我们立刻往里走。穿过一道空荡荡的走廊,两边的房门互相挨得很近,里面的房间肯定比壁橱大不了多少。煤气灯开得很小,我们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。六号房间确实在走廊尽头。福尔摩斯举起拳头,准备敲门,接着退后一步,唇间倒抽了一口冷气。我低头一看,一缕液体,在昏暗的光线中几乎呈黑色,从门缝底下流淌出来。我听见卡斯泰尔惊叫了一声,并看见他双手捂住眼睛,往后退缩。旅馆伙计在走廊那头看着我们,就好像他知道会发生这种恐怖的事。

福尔摩斯推了推门,没有推开。他没有说话,用肩膀使劲去撞门。本来就不结实的锁被撞碎了。卡斯泰尔留在走廊上。我们俩走进屋里,窗户开着,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。我们追查的那个人蜷着身子,脖子上插着一把刀。

第二天一早,是雷斯垂德赶到了奥德摩

尔夫人的私人旅馆。自从福尔摩斯叫来街头巡警之后,那个房间就一直关着,由警察严加把守,直到寒冷的晨光驱散阴影,使全面的调查工作得以展开,包括对整个旅馆周围的调查。

雷斯垂德看了一眼尸体:“这看起来确实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”福尔摩斯没有说话。“福尔摩斯先生,那条项链有线索了吗?”

“似乎还没有明显的线索,不过,我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搜索这个房间。”

“也许我们应该就从这里着手。”

“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,这就是那个纠缠埃德蒙·卡斯泰尔先生的男人?”雷斯垂德问。“确实如此。卡斯泰尔可以辨认。”

“他刚才在这儿?”“就在刚才,没错。遗憾的是,他不得不离开了。”福尔摩斯暗自微笑,我想起了我们是怎样把埃德蒙·卡斯泰尔塞进一辆马车,打发他返回温布顿的。他只瞥见尸体一眼,就晕厥过去了,我由此便能理解他在波士顿遭遇了“圆帽帮”之后,在“卡塔卢尼亚号”

上是怎样一副情形了。他大概跟他陈列的那些画作的作者一样敏感脆弱。可以肯定,伯蒙齐地区的血腥和肮脏显然不适合他。

“如果您需要,这里还有证据。”福尔摩斯指了指床上的一顶低顶圆帽。

这个时候,雷斯垂德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近旁桌上的一包香烟。他仔细查看标签,说:“老法官”牌……“我想您会发现这是纽约的古德温公司生产的,我在‘山间城堡’也发现了这种香烟的烟头。”

“是吗?”雷斯垂德惊讶地轻叫一声,“我想,他不是死于偶然袭击,比如他返回房间时惊动了个进屋行窃的人,接着展开搏斗。对方拔出刀子,这家伙死于非命……”

“我认为这确实不太可能。”福尔摩斯表示赞同,“这个人刚到伦敦,却突然以这种方式命归黄泉,这似乎过于巧合了。还有尸体的位置,和刀子插入脖子的角度。在我看来,凶手是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,躲在门边等着他的,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这里没点蜡烛。死者走进来,突然从背后遭到袭击。仔细看看他,你可以看出他是个力气很大的人,完全能够保护自己。可是在这种突然袭击之下,他一下子就丧命了。”

## 丝之屋



【英】安东尼·赫洛维兹

### 2011年获国家工商总局颁布“中国驰名商标”

# 订 2012全年 新民晚报 送 实惠啦!

2套礼品根据发放点赠品情况随机领取

**A套** 扇牌内衣裤专用洗衣液 1000克1瓶  
扇牌内衣裤专用洗衣皂 180克4块

**B套** 蓝月亮手洗专用洗衣液500克1瓶  
蓝月亮深层洁净护理洗衣液1000克1瓶

或

订阅价格: 360元/年 国内邮发代号 3-5

征订及礼品发放时间: 2011年10月18日至2011年12月31日

礼品领取方式: 礼品在全市各邮政支局办理《新民晚报》全年订阅后,凭邮政报刊订阅费收据至支局发行部门领取。

领取时间: 9:00—16:00 (含双休日)

★ 全年订阅者可于2012年度在新民晚报上免费刊登价值300元的祝福广告一次,祝福语为39个字符(包括标点符号)。

邮政咨询热线: 11185 本报咨询热线: 62474929  
此活动仅限上海地区订户